# 福寿全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诗酒琴音 更新时间：2024-08-27

*甲 您在这儿说哪。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。今天我特地来拜访您。 乙 您有什么事？甲 我找一个堂会。乙 那太好了。甲 多找几档子，我们本家儿就爱听相声。乙 那好，那好。说了半天您贵姓啊？甲 还贵姓哪！贱姓甘。乙 哪个甘？甲 “甘、钭、厉、戎”的甘...*

甲 您在这儿说哪。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。今天我特地来拜访您。

乙 您有什么事？

甲 我找一个堂会。

乙 那太好了。

甲 多找几档子，我们本家儿就爱听相声。

乙 那好，那好。说了半天您贵姓啊？

甲 还贵姓哪！贱姓甘。

乙 哪个甘？

甲 “甘、钭、厉、戎”的甘。

乙 台甫怎么称呼？

甲 还台甫哪，我小名儿叫老儿。

乙 叫您小名儿可不合适。

甲 没关系，打小儿我们家老太爷叫惯了。您叫我我打心眼儿里高兴。

乙 那我可要斗胆了。

甲 没领教您贵姓？

乙 贱姓陶。

甲 台甫？

乙 草字湘如。

甲 这么说陶湘如（ 陶渊如，著名相声演员。二十年代中张寿臣和陶湘如搭档演出）。

乙 甘老儿。

甲 啊，咱们不是外人了。

乙 外人还叫你甘老儿吗？这么说甘先生。

甲 甘先生了？

乙 甘先生吧。您什么事？

甲 红事。

乙 娶媳妇？

甲 不，红事。

乙 姑娘出门子？

甲 唉，红事。

乙 生日？

甲 那叫寿日！

乙 您别着急，办满月！

甲 红事红事的。

乙 怎么个红事。

甲 入殓。

乙 入殓！死人找堂会。您拿我们开心？

甲 您听着新鲜？

乙 新鲜。

甲 不但您听着新鲜，哪位听着都新鲜。我们那是老喜丧。我们本家儿老太爷，今年八十多了。

乙 岁数不小了。

甲 怹原籍这儿的人，可是久居国外。

乙 在哪儿？

甲 南洋一带。新加坡、马来亚、爪哇、苏门答腊。有怹不少产业，有一千八百里地的橡胶林……

乙 嚯！

甲 ……有俩金矿，有俩房产公司，十几家银行，有仨轮船公司，咖啡国两千多亩。最近回来看看，没想到得了一场病，越来越重，我们老太爷没儿子。

乙 绝户。

甲 也不是绝户，有四个姑奶奶，大姑奶奶都六十多岁了。

乙 有了，老爷子都八十多了嘛。

甲 四个姑奶奶都在国外。老爷子病得这么重，赶紧给四个姑奶奶去电报，把她们接来，好主张着给老爷子办白事。

乙 对，办完白事，姐儿四个把家产一分，得了嘛。

甲 那是您这么想，哪位姑奶奶都比老爷子趁的多。分绝户产，人家不落那个。姐儿四个一商量，把这钱都办了白事，解疼！先说搭的棚，北京六部口六合棚铺请来的技师，搭的是起脊大棚，一殿一卷，过街牌楼过街棚，门口儿三根儿白杉篙，上写“当大事”。每天僧、道、番、尼四棚经对台念，停七七四十九天，待客不收礼。参完灵，燕菜席摆上了，坐那儿吃吧。

乙 没人管？

甲 亲友太多了。准认得这么清！天天去也没人问。

乙 我一家八口了。让他们上您那儿吃燕菜席去行吗？

甲 好啊，您赏脸。有钱难买灵前吊，您看得起我们。就这么一折腾，拿算盘一拢，连四分之一都没花了。

乙 钱太多了。

甲 姑奶奶们一合计，把富裕的钱给底下人分分吧。

乙 有多少底下人？

甲 百十来人。

乙 每人一份？

甲 不，大有大份儿，小有小份儿。

乙 最少的分多少钱？

甲 新去个老妈儿，姓常，常妈儿。

乙 常妈儿是谁？

甲 说相声的常连安他妈。

乙 我说常连安这几天花钱这么不在乎哪，他妈在您府上当老妈儿，去了多少日子？

甲 俩礼拜。

乙 分多少钱？

甲 现大洋四百块。

乙 四百块！要像您哪？

甲 我是总管。

乙 您得发财了！

甲 谈不到发财，反正比他们多弄几个。

乙 那当然。

甲 大姑奶奶一想不行，都分给底下人怕胡花乱花，都糟踏了。

乙 也倒是。

甲 这姐儿四个脾气特别，谁不见谁老想，见面儿没几句话就吵起来。

乙 脾气古怪。

甲 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。

乙 喜欢什么？

甲 姐儿四个都爱听相声。

乙 喜欢我们。

甲 让我找几个说相声的。

乙 我去吧。

甲 我们那儿办白事儿，到那儿也不用说，她看见说相声的就高兴。“这小子真哏儿，好，赏他两千块现洋吧！”

乙 这就两千块！

甲 中人产，发财了！

乙 那好，我去吧，您拉拔我吃饭。

甲 好，您去。您就穿这身儿去吗？

乙 这身儿很规矩了。

甲 我们那儿是白事棚，亲友、底下人好几百号，都穿的跟白人儿似的，您为讨姑奶奶喜欢，您多少挂点儿孝。

乙 挂什么孝？

甲 来根儿带子扎上点儿就行。

乙 挺麻烦的，还得买去。

甲 买干吗？您扎不扎吧？

乙 要是扎呢？

甲 您赏话，告诉本家给您撕。

乙 您告诉最好撕宽点儿。

甲 撕宽点干吗？

乙 剩下补个袜子什么的。

甲 可以，要不够给您拿两匹去。

乙 两匹用不了。

甲 带子扎了？

乙 扎了。

甲 那么袍子也穿上点儿得了。

乙 什么袍子？

甲 白袍子。

乙 孝袍子？

甲 啊。

乙 这可不能穿，多丧气呀。

甲 您还在乎那个。

乙 这叫什么话？扎带子那勉强，袍子不能穿。

甲 您可别让我问住了。

乙 你问哪！

甲 你听过戏吗？

乙 什么戏？

甲 京剧。

乙 哪出？

甲 《虹霓关》。那个小花脸一上台，穿孝袍子，拿哭丧棒。那怎么回事？我不明白。

乙 您外行啊，那是唱戏。再说也不白穿哪，人家后台给彩钱。

甲 这也不能白了你呀！

乙 也给个三毛儿两毛儿的。

甲 三毛两毛我费这事。穿吗？

乙 要是穿呢？

甲 穿一天给两条儿。

乙 两条黄瓜。

甲 黄瓜干吗？两条儿金子。

乙 五两一条儿的？

甲 十两一条儿的，两条儿。

乙 二十两！

甲 您不穿？

乙 穿了。这就是逢场做戏。

甲 袍子既然穿了，鞋也绷上点儿得了嘛。

乙 还绷白鞋？

甲 不能全绷白的，得留个红后根儿。

乙 还是近人哪！鞋不绷，您刚说两条儿金子是袍子，您没讲鞋。

甲 鞋也两条儿。

乙 前后四条儿？绷了。

甲 鞋都绷了，帽子也戴上得了。

乙 戴什么帽子？

甲 白帽子？

乙 光是白帽子？

甲 上边儿安四个绒球儿。

乙 四个绒球儿！一个线球儿是孙子，俩绒球儿重孙子，仨绒球儿提拉孙儿，四个绒球儿耷拉孙儿，我成孙末子了！我没辈儿了！

甲 这是笑话，不要绒球儿，有俩铜钱儿，两绺儿麻绳。

乙 那也不戴。

甲 光帽子就两条儿金子。

乙 不行。

甲 三条儿怎么样？

乙 够了，不戴了。

甲 完了，光帽子四条儿。

乙 不戴。

甲 帽子不戴？袍子也别穿了，鞋也别绷了，这事儿吹了！我找别人。

乙 别价！这帽子戴了，要不头齐脚不齐不老合适的。

甲 帽子戴了？

乙 戴。前后是八条儿金子。穿个三天两天……

甲 三天两天干吗？由倒头穿到出堂。

乙 出堂，到圆坟儿都干。钱下来我不能白了您。

甲 干吗？

乙 咱们是二八帐，我八成您二成。

甲 坏了，这事儿您甭去了，吹了。

乙 我这是好意。

甲 你踹我饭锅，这不是胡来嘛！

乙 我这是好心。

甲 我知道您是好心，我说话您别介意，我分的钱比您多着好几倍，我从您身上找利？让我们姑奶奶知道了：“这小子给他多少钱也没够，贪而无厌，还从人家身上找利，把他轰出去！”得，我饭锅砸了。

乙 是这么回事：我在您身上发财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我要报答报答您。

甲 谈不到报答，往后日子长了，我有事还得求您多帮忙。

乙 您有什么事用我，我是万死不辞！

甲 罢了，这朋友我交着了。

乙 买东到西我去。

甲 不敢劳驾，底下人百十来号哪。

乙 厨房我也内行。

甲 中西餐厨师十几位。就是出堂那天有点儿东西，您受累给拿着点儿。

乙 拿不了。

甲 怎么？

乙 太重的东西我拿不动。

甲 没分量，轻松极了。

乙 值钱也不行，翡翠白菜，摔了我赔不起。

甲 不值钱，扔到街上多穷的人都不捡。

乙 什么玩意儿？我拿得动吗？

甲 我看你足能胜任。

乙 什么玩意儿？

甲 小玩意儿，小孩儿玩的哗楞很棒看见过吗？

乙 看见过。

甲 这么大的棒儿，头上有个钩儿，钩儿上挂着剃头房子的幌子似的，上边儿四个字……

乙 “西方接引”。幡儿？

甲 啊。

乙 打幡儿？

甲 对。

乙 走！找打幡儿的。我说给这么些金子哪！不去。找别人。走！说了半天，找当儿子的。

甲 就是找当儿子的。赚钱哪。

乙 赚钱哪，你怎么不去？

甲 我倒想赚，人家不要。都知道我是底下人，到出殡那天，我一打幡儿，老街旧邻戳脊梁骨：“看见了吗？打幡儿的是底下人，花钱雇的，老头儿没儿子，老绝户。”知道吗，怕人笑话。

乙 怕人笑话找外人。我们后台那么多说相声的哪，为什么不找？

甲 他们？他们都不像。

乙 我像！我像我不去。

甲 打幡儿给人当儿子能白当吗？父母的财产儿子有合法的继承权。

乙 我父母双全，多丧气。

甲 你还在乎那个！

乙 我怎么不在乎，再者说人格要紧，我给人打幡儿，同行同业笑话，叫人点脊梁骨，不去呀。

甲 老头儿光橡胶林一千八百多里地。

乙 不希罕。

甲 商船队货轮二百多艘。

乙 少费话。

甲 房产地业，家里古玩玉器、珠宝钻石不计其数。

乙 走走走。

甲 这还不算，老爷子还有四个贴身丫头。

乙 丫头不得有六十多岁。

甲 六十多岁干吗？最大的二十一二，都是天姿国色，姑奶奶一高兴，赏俩丫头，不但继承财产，还娶姨太太。办完事，搬到南洋一住，享不尽人间……

乙 还有丫头，办完事人财两得，哈哈哈……甘老儿！

甲 啊。

乙 我还爱叫他。您说这档子事我去了。

甲 您去合适吗？

乙 怎么不合适？

甲 您父母双全，多丧气。

乙 父母？那如同傥来之物。

甲 您怕同行同业的笑话。

乙 他笑话？那是他生气。咱有钱。

甲 您的人格儿要紧。

乙 人格儿卖多少钱一斤！甭听那个。

甲 不行，您别去了。

乙 又怎么了？

甲 都知道老头儿没儿子，怎么好没影儿的又出来个儿子哪？

乙 那……

甲 就说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有个外宅儿。

乙 好嘛，我姨太太生的！那也行。

甲 不行。

乙 又怎么了？

甲 你给人家当儿子。那儿办白事，你这儿老嘻嘻哈哈的。

乙 您可不知道，我能逢场做戏，到了本家儿，当时我就声泪俱下，跟真的一样。

甲 你就这么一说，到那儿给我砸了怎么办？

乙 我怎么说您也不信了。

甲 这样吧，咱们先演习演习。

乙 怎么演习？

甲 这儿好比灵堂，就演习出堂那一点儿。我看着像，马上见姑奶奶去。

乙 好，没有孝服。

甲 您这大褂儿就好比孝服。

乙 没有幡儿啊？

甲 这把扇子就好比那幡儿。

乙 棺材哪？

甲 （拿醒木）这是棺材。

乙 这么点儿小棺材！

甲 将假比真。

乙 我爸爸哪？

甲 在里头躺着哪。

乙 我爸爸是蛐蛐啊！

甲 我是茶房，搀着您。“孝子少恸！”

乙 （欲哭）是有橡胶林哪？

甲 有。哭啊。

乙 （欲哭）轮船公司都归我？

甲 啊，哭吧。

乙 （欲哭）有俩丫头？

甲 你还有完吗？

乙 （哭）爸爸哎！

甲 “孝子行礼！”

乙 怎么样？眼泪都下来了。

甲 蛮好。

乙 像不像？

甲 像。

乙 行吗？

甲 行啊。

乙 有包涵吗？

甲 没包涵。

乙 走。

甲 上哪儿？

乙 见姑奶奶去。

甲 老头儿还没死哪！

乙 我白忙活啦！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